



與小米結緣，是因為擔任文資局的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輔導團計畫的主持人，文資局詢問我們，到底原住民族的祭儀還有哪些仍然在運作，可以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？我們除了詢問族人之外，也認真的將文獻上原住民族的祭儀做了完整的耙梳，不管是在文獻上的還是目前繼續運作的祭儀，幾乎都與小米種植有關。小米的重要性，不言可喻。除了民俗祭儀的文化意義，小米是原住民族過去農耕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食，環繞在種植小米的傳統農耕知識，足以成為無形文資中的「傳統知識與實踐」的案例，但是要如何來論述，好讓小米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時，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與維護？成為這幾年政大原民輔導團一直在思考的問題。

小米對人類的重要性

小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，也是抗鹽抗旱的C4植物，不同品種的小米生長在熱帶、亞熱帶、溫帶的高山與平原，是在急遽的氣候變遷環境下仍然可以生長的糧食作物。在生態危機與戰爭頻繁的當代，小米逐漸受到國際的重視。聯合國糧農組織希望透過「國際小米年」向大眾推廣小米，將2023年訂為國際小米年。

小米能適應各種環境，擁有豐富的品系，而且也是典型的環境友善作物。種植小米幾乎不需要農藥，沒有農藥的小米田，成為鳥類的食物來源。驅趕麻雀是小米農夫的惡夢，但也說明小米的食安價值。

不過，台灣並未將小米認定為主要糧食作物，小米的耕地面積也逐年減少。近年來小米

小米與教育

アワと教育
Millets and Education

文 | 黃季平 (本刊本期執行主編)

圖 | 黃巧惠 (文化部文資局傳藝民俗組傳統藝術科科長)

林志忠 (小米種植者)



插畫設計 illustration : 陳立君



我們對小米的認識，若多從經濟作物的角度去理解，而忽略文化層面的探討，就不能真正理解小米與原住民的關係。



2018年土坂部落五年祭儀燃燒小米梗，請神隨著煙霧降臨接受獻祭。(黃巧惠提供)

歲時祭儀的祈禱與祭祀就成為生活的重心。布農族的祭事曆就是最好的案例。祭事曆按照小米的生長情況，依時序建立開墾月、追走月、作田月等相關的儀式；為了讓小米豐收，以虔誠的心來祈禱，唱出舉世聞名的pasibutbut。鄒族會在各氏族舉行的homeyaya小米收穫祭，討論決定隔年是否舉辦全族的祭典mayasvi。對魯凱族而言，小米不僅是日常的食物，男嬰出生，族人寄予厚望，會做很長的小米糕與親友分享，母親娘家會殺豬釀小米酒到女兒家慶祝，孩子會走路時，會有烤小米餅的儀式。排灣族認為，小米的種類很多，有的適合作小米糕，有的適合釀酒，不是每種小米都能祭祀，但是小米梗很重要，焚燒小米梗的煙能通往靈界。卑南族是由婦女種植小米，每年年初種植後會舉行小米完工除草慶，可以聽到婦女團歡樂的歌聲。

這些儀式、禁忌、歌謠、占卜的習俗與分享的觀念，從物質層面到精神世界，都與小米息息相關。

小米與無形文化資產

小米，在祭典儀式（民俗）與其中吟唱的祭詞歌謠（口述傳統）佔有重要的地位。但，小米本身是植物，各種種植的經驗，與強調「人與自然」關係的「傳統知識與實踐」的無形文資類別，相關性更強，以此為出發點，擬定各項傳承策略，應該更具說服力。

然而因為時代變遷，許多部落漸漸只剩下老人還在耕種。種植者的平均年齡64歲，小米的品種與數量正快速消失，種原及知識系統集中在少數人或團體中，目前可算是瀕危的狀況。原住民族部落要恢復小米種植，瞭解小米生態系統，借重老人的知識與智慧，是很好的途徑，但老人家腦中的知識不會記錄在書中，因此要重新建構在地的小米農耕知識體系，必須透過田野的記錄與科學的方法整理，才有機會保存下來。

再則，我們對小米的認識，若多從經濟作物的角度去理解，而忽略文化層面的探討，就不能真正理解小米與原住民的關係。若能透過對歷史、語言的整理耙梳，了解小米與原住民生活、生態的關係，應該更能找出小米在傳統知識與實踐上的角色與意義，及其對文化的影響與發展。

小米復耕行動對傳統文化復振的影響

恢復小米的耕作，與台大農藝系郭華仁教授取得福格博士（Dr. Wayne Hazen Fogg 1940~2021）保存在美國種原庫的小米種子，有一定的關連性。福格博士1977年6月26日到8月29日，採集到來自魯凱、排灣、布農、泰雅、雅美等5族12個部落的小米種子，以羅馬拼音留下品種名稱，並於1978年7月將100批小米種子

送到美國種原庫保存。2011年，郭華仁教授取得這100批種子，將每批約200粒種子各分成兩半，一半送農試所國家作物種原中心保種，另一半送回各部落播種。

當時，原住民族積極想要恢復傳統文化，雖然部落幾乎都不種小米了，但是知道有小米的種子可以種植，便讓許多人積極行動。八八風災後，部落族人想恢復農耕卻苦於沒有自己部落品種的小米時，郭華仁教授取得的小米種子經由媒體的報導，開始獲得各方關注，許多人希望藉由復耕來恢復小米文化與民族認同。

原住民族小米復耕之路，斷斷續續地發展，因為種植小米非常勞累，沒有很好的經濟價值，但是在推動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氛圍下，各個部落出現不同的人復耕小米。包括，尖石鄉田埔部落的小米媽媽芭翁都宓，她與林益仁教授的「小米方舟計畫」，深深影響台灣北部的原住民族社群。在台灣南部的排灣族與魯凱族，因為日常生活、婚喪喜慶仍然會用到小米，所以復種最積極，例如戴明雄牧師的香蘭部落、金峰鄉壠坵部落的小米學堂，都是台東種植小米的代表。這兩族有很多耆老雖然沒有小米田，但仍在家裡附近找到可以種植的土地，想盡辦法種植小米，因為日常生活都會用得到，也懷念小米吃到嘴裡的味道。大學裡也有教授們在推動小米種植，政大的官大偉、東華的葉秀燕、中山的巴清雄，帶動大學生走向部落與社區，透過小米種植，年輕人對於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認同。這樣復耕的風氣，從部落走向學術再走向部落，小米種植成為一種原住民族文化的代表，當民族教育的聲音響起，小米也開始走進小學、中學、高中的校園。

在台灣受到重視，是因為越來越多人認識到：小米與原住民族密不可分，它不僅是糧食，更是祭儀文化不可缺少的元素。

小米與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

根據考古的發現，台灣小米出現在原民文化的遺址，可追溯到五、六千年前，從高海拔到低海拔都有。可以說，不同的原住民族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下種植，小米農耕深深影響原住民族的飲食、儀式、語言、農業、文學、宗教，所以我們很容易在各族的神話傳說找到小米的身影。

過去，小米是原住民族主要的食物，豐收與否攸關民族的生存，所以為了讓小米豐收，



了解小米，才能夠認識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，但是小米的栽種在台灣是沒落的，小米文化也缺乏系統性的整理。這是我們今天必須正視的。



種植小米，傳遞耕種知識與傳統文化。
(林志忠 提供)

校都有小米課程，種植小米的系列教案與教學，被視為重點項目，因為只有小米與祭儀的關係最密切，這個連結相較其他項目來說，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最直接。

了解小米，才能夠認識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，但是小米的栽種在台灣是沒落的，小米文化也缺乏系統性的整理。這是我們今天必須正視的。

沒有小米的部落，也讓我們更進一步思索，當小米種植不再隨時可見時，原住民族要如何讓下一代認識自己的傳統文化？民族實驗學校的小米教學，讓孩子可以認識小米、接受小米，知道小米在傳統文化的角色，瞭解自己與小米的文化關係，也從種植的過程中，找回自己對小米的認識與文化認同。

小米教育的推廣

除了學校的小米教育，為了讓更多的人認識小米，以及小米與原住民族文化的關係，小米的推廣就很重要。2007-2010年，成大張松彬教授的團隊，走遍全台732個部落，蒐集到3000



小米擁有豐富的品系。(林志忠 提供)

多個品系的小米種子，並根據訪談耆老的結果，選出394個原生種小米品系。這批種子後來因緣際會來到阿之寶團隊的手中，阿之寶團隊整理種子，繼續保種，也給需要的原住民種植，後來還在花蓮做出很棒的展覽。

政大團隊也在這一波的小米熱當中，體認我們需要對小米有更多的認識，特別邀請對小米知識熟悉的林志忠老師講述10堂課。這一系列的課程，主題訂為「重返小米世界」，課程內容包括演化、生態、競爭、種原、風土、發酵、飲食、農事、歲時、信仰、文化資產等單元。我們借重林志忠老師植物分類學的專長，並透過他長年累積在部落種植小米的經驗，讓我們慢慢建構小米的知識，也理解小米在原住民部落種植所面臨的困境。

透過林志忠老師的小米課程，我們認識一群熱愛小米的支持者，有的人正在種植小米，有的人想認識小米，有人熱衷研究小米，還有

人在學校教小米，這群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執行自己愛護小米的作為，他們的工作也無形地讓周圍的人知道小米，達到推廣小米的效果。本期的作者們就是此刻正在進行小米文化與教育活動的參與者，感謝他們對政大團隊的支持信任，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稿件。閱讀他們的文章，可以明瞭所有的堅持都需要很大的勇氣，都值得尊敬。

小米的未來

我們從文資工作中，開始探尋原住民族小米文化的各個面向，本期「小米與教育」專題，是階段性的成果。透過教育的角度，也讓我們對小米的問題更明瞭。

教育，是傳承人類知識經驗智慧的途徑。原住民族的小米文化傳承，過去在田地，在祭典，在家中穀倉，遍布在所有的生活細節之中。時至今日，我們從書籍、展覽、學校、部落小旅行，這些時間和空間都相對固定的場域裡，認識到小米。

時代已然變遷，完全回到傳統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，還保留的傳統，應該盡量保存下來，因為如果沒有刻意的珍惜與傳授，很快就隨著耆老的凋零而流失殆盡。同時，如何利用新的工具、場域、途徑，以達到最好的傳承效益，是關心文化、教育者此刻心心念念所繫之事。

新的工具，包括書籍、網路等。新的場域，例如學校、展覽等。新的方式，也可以是，借重政府資源以保存與維護瀕危文化的文化資產制度，這是政大團隊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。◆